



胆小鬼系列

午夜鬼吹灯 红色旗袍半空飘荡 枯井包藏诡事
一场浩劫致使他们**惨遭灭门**，他们住的屋子成为众口**传说的凶宅**……

高强◎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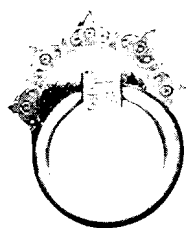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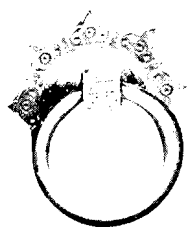
友情提醒：勿入暗巷深处的住宅!!!
勿买低价抛出的住宅!!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高强
◎ 著

守宅人

SHOUZHAI REN

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守宅人 / 高强著. — 南宁: 广西人民出版社, 2009. 1
ISBN 978-7-219-06206-7

I. 守… II. 高… III. 推理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68520 号

监 制 江 淳 彭庆国
项目策划 杨 冰 郑 洁
责任编辑 杨 冰 郑 洁
责任校对 周月华 彭青梅 张泉英
美术编辑 王 霞

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
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6号
邮 编 530028
网 址 <http://www.gxp-ph.cn>
印 刷 广西大一迪美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10mm×990mm 1/16
印 张 14
字 数 140千字
版 次 2009年1月 第1版
印 次 2009年1月 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219-06206-7/I·1092
定 价 20.00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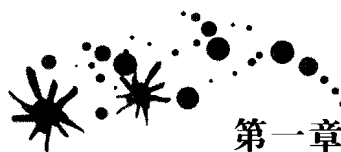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目录

- 第一章 凶兆 / 1
- 第二章 避难 / 13
- 第三章 红丝绸 / 20
- 第四章 惶恐深夜 / 32
- 第五章 棺材铺 / 42
- 第六章 日记 / 56
- 第七章 无眠之夜 / 67
- 第八章 魂归故里 / 85
- 第九章 身份的谜团 / 102
- 第十章 她回来了 / 119
- 第十一章 灵验的诅咒 / 137
- 第十二章 恐惧升级 / 161
- 第十三章 灭门 / 174
- 第十四章 守宅人 / 194
- 尾声 / 205

守宅人



第一章 凶兆

民国元年，袁世凯高高兴兴地进驻北京，随他打天下的文武官员也自然随他入京。北京的大街小巷被战后纷乱的热闹所填充。有人往回搬，有人悠闲地在街上买着早点。秋日和煦的阳光洒在这片本应伤感而迷茫的街道上。

地方百姓看惯了穿着不同军装的人来来往往，也就不觉得哪个特别奇特，也就不再对这些事感兴趣了。有的时候，同一个部门的同一个人今天是这副打扮，第二天就又换了一套行头。就跟这个时代一样，变来变去的颇不稳定。人们也都习惯了，战争对他们来说就跟得了一场大病一样，要不就病死，要不就这么病恹恹地活着，全然没有一星半点的憧憬在他们的脑海里贮存，这都反映在他们的脸上。那热闹声不过是满街买卖声的交集而已。所以，当你看到这一个表面热闹而仔细看又觉得萧索的场面时，也就不会觉得那么奇怪了。

不日，就在这条热闹的街上，一支由几人组成的闲散队伍东瞧瞧西望望地从南区走进了北京城。看他们的样子就像乡下人进城一般，可看他们的架势又不像是乡下人的样子，这种奇怪的现象倒是吸引了几个人的侧目，不过也就是几个人感兴趣地看一眼而已。跟自己生活



无关的事，这里的人一点都不关心。

说这队伍里的人土，他们也真有点土，看什么都稀奇，瞧什么都啧啧称奇，一看就知道没见过什么世面。但是，说他们跟这里的人没有关系，这可就不对了。

这队伍中唯一一个郁郁寡欢的、满脸写着深沉的男人就是刚刚从山东奉调进京的巡警道吴炳湘，这里将来的治安维护也会有他的份儿。别看他现在显得很稳重，他来这之前的那股兴奋劲就别提了，一路兴奋到石家庄。眼看就快要进北京了，却发生了一件让他不愉快的事。夫人、小姐都劝他别往心里去，他也在心里那么劝过自己。可吴炳湘就属于那种思想特敏锐的人，屁大的事他都要认真地想想。夫人当年就怪他优柔寡断，可结婚这么多年了，他还是那副德行，是改不了的了。夫人、小姐见怎么劝他都不行，也就不操那份心，一心只顾着看别的稀罕的景儿了。

可话又说回来，哪个当家的不得多操一份心呢？这当家的就得比别人多想一些事。一碰到什么事，他的心里就先得想想这事跟这个家有没有关联，然后才想自己。你说这当家的容易吗？整个心里装的就是一个家呀！

就算被别人说他是瞎操心，那也得想。更何况，吴炳湘的观念很传统，觉得男人就得支撑起这个家，这又让他凭空多了几分压力。最重要的是，吴炳湘认为在石家庄发生的这事还真有可能跟这个家的未来有关呢！

就这么想着，他们已经到了大帅府。吴炳湘拿着调令进去签到。一切办得很顺利，没半个小时就办完了。只可惜袁世凯不在，吴炳湘因没有跟这位统帅见上一面而惋惜。换好调令，吴炳湘带着新的衣服和新分配的房子钥匙就走了出来。钥匙被他放在新衣服里，新衣服则挂在胳膊上，他走得气宇轩昂。刚才的郁闷被办这一套任命手续时那

股激动劲儿给赶跑了。

见他出来，夫人、小姐高兴地迎了上去，看来今天都挺顺利的，是否也象征着一个好的开始呢？她们心里觉着应该是这样，可夫人还是有点不安的感觉，可能是到了陌生的地方，不熟悉的缘故吧，感觉上总是不怎么踏实。她暗地里这么安慰自己。吴炳湘告诉了她们新家的地址，把领到的官文给了夫人。然后看了一下时间，温和地说：“要不你们先回吧，这路好像不是很远，你们沿路打听一下就到了。原本是有人要送你们的，可我的官职太低了，也没好意思打扰人家。我一会儿要去饭店一趟，几个朋友等着我呢。说好了，又是第一次来，不能不去。”

夫人理解地点了下头，夫妻这么多年了，她了解吴炳湘是一个不愿意麻烦别人的人。这种性格有时挺好，有时就显得太呆板了，比如这次，人生地不熟的，怎么就不能让人带一下呢？但她也没多抱怨，这是他们来的第一天，她可不想弄得不愉快。于是，夫人打听好了路，带着大家往前走去。没走多远，又被吴炳湘叫住了。

他赶上去，从新衣服的口袋里掏出那把钥匙。钥匙轻轻的，不像是什么有多好的房子的钥匙。颜色有些暗黄，颇为陈旧，再看到它时，吴炳湘就觉得不怎么如意了。但想想自己的身份也就没多说什么。

“这是咱家的钥匙，我差点忘了。”吴炳湘抱歉地说。夫人笑一下，接了过去。看着家人慵懒缓慢地融入人群后，吴炳湘这才打听着路去与朋友约好的饭店。

北京好友约他在前门外的一家饭店为他洗尘。

让一家老小暂且去新分到的府里稍微休息一下，以安抚旅途劳顿，这也是他细心之处。朋友也邀过他的家人一起去，但吴炳湘觉得让夫人和女儿夹在几个臭男人中间够无聊的，而他们之间说话也会多多少少受到限制，两边都不能尽兴。



“吴兄，今日进京，他日必将扶摇直上！”一位好友敬酒道。

“哪里哪里，今后还要兄弟们多多帮助才是。”

“好说好说。”

大家虽是朋友，但多年未见，话题也少了许多。酒过几巡之后，许多话都说了不止一遍了，听的人没烦，说的人也烦了。于是，兄弟几个就轮流介绍起北京来，说着各自认为好的地方，哪儿有好的小吃，还说到窑子，几个人更是来了兴致。气氛就这么时起时落，说到痛快处，不免大笑一通，喝上两杯。说的地方太多了，吴炳湘也不知道该先去哪。有个朋友提醒到，说了这么久的话，还不知道吴炳湘住哪儿呢，知道的话，有事也好去找他。于是，一个略微年长一点的人问：

“贤弟，这次来京住在哪里？”

“南兵马司。”

听了这话，一桌的人都不说话了，刚才还有说有笑的，一下全没了声，周围的热闹把这里的气氛映衬得格外沉闷。

“怎么了？”看着周围人的反常举动，吴炳湘感到莫名的慌张，不知是喝多了，还是刚才去办任命手续后，激动的心情还未平静，只是感到心突突直跳，越跳越厉害。

“吴兄，实不相瞒，那里可是一座凶宅。听说空置了许久，没人敢住进去，你是外地来的，有些事或许还不知道吧？那里死过人！八国联军进北京的时候，那里有个显贵就是不走，结果全家都被杀了，听说他们的魂魄就是不肯走。你想，即使连洋鬼子来了，他们都不肯离开那里，现在他们死了，那魂魄更是不肯离开，所以那里阴气重得厉害。前几天好像有人去了，这不，没两天就搬出来了，没想到袁世凯把你给派了去。”

“不过，那可是个好地方，房子又大又好。”有人试图缓解一下压抑的气氛，可没成功。

“要不去请个大仙？有没有用可说不准，可是住那个地方可真是……”

吴炳湘意识到，就因为自己住的那个地方，这帮弟兄恐怕几天内是不会去他家玩了。吴炳湘的一肚子火就烧了起来，也不是生朋友的气，也不是生分房子的人的气，他也说不上是为什么生气。

吴炳湘阴着脸喝下一口白酒，酒滑进身体，冰凉冰凉的，一会儿才在胃里有了点热乎劲儿。其他的人或是呆呆地坐着，或是一个劲儿地吃饭，再没人说话了。

“老子怕什么？就算是有鬼，老子也不怕！”吴炳湘举起碗给自己壮胆，其余的人也纷纷举起碗，碗在空气里发出清脆的碰撞声，有些凄凉。

吴炳湘一个人晃晃荡荡地走在马路上，路人从他身边像洪流般走过。北京的秋天风起叶儿落，好不萧瑟。顺着残破的墙壁一直走，不知走了多久，吴炳湘意识到自己迷路了，他确实没去过新居。把思绪从刚才郁闷的回忆中拔出来，他这才想起应该叫一辆人力车。

吴炳湘坐在马路边上，醉眼蒙眬地看着街上表情漠然的人。难道就活该这么倒霉，这么多人都不住那里，就自己偏偏要住那里？吴炳湘不信这个邪，可想起那些朋友的话，他的心里还是直打鼓。终于有一辆人力车从远处驶来，吴炳湘摇晃着站了起来，挥手拦下了那辆车。

“客官，您去哪里？”车夫热情地问。

“去、去南兵马司！”借着酒劲儿，吴炳湘大声喝道，巷子里灌进一股冷风，呼啸而过，路上的人把脸都转向了吴炳湘，他们漠然的脸上出现了几分惊讶、惶恐与好奇。

“爷，您怎么去那里啊？您……您还是找别人去吧。”车夫慌张地说。

“怎么了？”吴炳湘有些不耐烦了，他是来北京做官的，怎么一开



始就没人听他的？再加上车夫的话似乎又把那个宅子的不祥印证了一遍，这让他很恼火。

“那、那里可是凶宅。”

“你把我送过去就得了，我给你两份钱！”

“大爷，爷！”看出车夫有些胆怯了，刚才那阵阴风还没有过去，吴炳湘开始感到冷，醉意也去了一大半。想起刚才几个兄弟的话，吴炳湘又生气又害怕。一点都不畏惧那是不可能的，俗话说酒壮熊人胆，刚才那是喝了酒，什么都不怕，现在酒醒了许多，那胆气确实也小了不少。

“我给你钱！老子是这里的巡警道，你知道吗？还想不想在这片儿干了！”吴炳湘一把抓起那个车夫，车夫连忙“哎哎”地答应着。吴炳湘是在发泄怒气，或者说是掩盖自己内心的恐惧。

车向南兵马司跑去。车在逐渐萧索的路上上下下颠着，车夫挂在车把上的铃铛丁零丁零直响，听得吴炳湘更觉烦心。偶尔一片没有重量的黄叶落在吴炳湘的头上，他都不免吓得打一个哆嗦。这个让他魂牵梦萦的城市竟有这种鬼地方，还让自己给赶上了。

马路越来越宽，人越来越少，不时从哪里猛然出来的一个死沉着脸的百姓，都会让吴炳湘觉得心里不舒服。天暗了下来，看来要下雨了……

在这种阴森的鬼天气里，吴炳湘又想起了那个人的话。他们一家人路过石家庄的时候，碰到一个坐在路边抽旱烟的老汉，老汉眯着眼，从吐出的烟圈中盯着这一行人。吴炳湘没想答理他，一心赶路，再走上几天，就可以进北京城了。路途的颠簸在使他疲惫的同时，也让他的心越跳越厉害。家眷还在车里唧唧喳喳地聊天，他全然不理她们在说什么，眼睛只看着前方。

“是升官了吧？”在他路过老汉身边时，老汉心不在焉地问。吴炳

湘一愣，让车停下，礼貌地点了点头。这一路上风尘仆仆的，很少有人会把他们当成什么人物来看，可这个老汉却一眼瞧出了他是个官儿，这让吴炳湘很欣慰。

“老汉，你怎么知道的呀？”

“看出来的呗。”老汉吸了一口烟。吴炳湘听得高兴，拿出一包烟递给了他。

“不过，你这一趟可要小心。我看，啧，不怎么顺。即使不死，也危险。”老汉把烟收起来，继续说。开始的话也没什么恭维的表现，后来的话也没什么担忧的模样，表情一直都没变。吴炳湘看着怪怪的，尤其是老汉后来的话，把吴炳湘一直积攒的好心情一扫而光。好事在坏事面前总是这么脆弱，一堆的好事都抵不过一点不顺心的事的侵扰。吴炳湘愣了一下。老汉不说话，一个劲儿地抽烟。那烟雾给吴炳湘带来的抑郁心情一直围绕在他的心头。

想到这里，郁闷的心情又回来了，吴炳湘狠命地喊了一声，车夫吓了一跳，车身也随之抖了一下。

这件事，吴炳湘怎么能说忘记就忘记呢？虽然他后来打听到老汉的儿子几年前死于战争，给了老汉不小的打击，使老汉现在有些神志不清，逢人就说这话。可是，如果仔细想想老汉说的这话也是那么回事。现在时局动荡，战争一爆发，死伤都是难免的。政权一发生改变，原本的老臣子想过好日子也就不可能了。所以，现在当官的也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。有这么一批官员的政府怎么能不垮呢？就这么恶性循环，也不知道哪天才是个头。这就是这个时代的命运，谁也逃不了。这种消极的思想让吴炳湘产生了悲观的认命感，反而也就不那么担忧了，只剩下一声声的哀叹。

车夫停了下来，边擦着汗边让到一边，请吴炳湘下车。吴炳湘觉得这里不像是个官所，一片矮矮的平房，墙上还有打仗时留下的弹痕。



于是，他诧异地问：“到了吗？”

“没呢，看到那个挂着灰色帘子的门了吗？就是那条巷子了，你过去，再往里走走，大约两百米就到了。”

“你怎么不把我送到门口？”

“爷，饶了我吧，这地方，除了我，谁还敢带你来啊？”

吴炳湘边点着钱，边看着周围一派荒凉的景象。

“这些屋子没人住吗？”吴炳湘把钱给了车夫，问道。

“谁敢住啊？以前这都是南兵马司的地方，南兵马司里有许多部门，有掌管京师巡捕的，有管火禁的，这里就是……就是管囚犯的地方。八国联军进来的时候把他们都杀了，他们一个也没逃走。虽然现在清理过了，但谁还敢住这地方啊？”

吴炳湘点了点头，示意车夫可以离开了。人力车伴着丁零丁零的响声渐行渐远，最终消失在灰蒙蒙的街道里。风卷起地上的黄沙，吴炳湘掩鼻前行。

来到车夫说的那个胡同时，灰色的门帘忽然哗啦哗啦地被刮了起来，吴炳湘一惊，忙用手支起门帘向里面看去，他倒要看看里面有什么。这个世界上哪有什么鬼？只要知道真相了，什么都不可怕了。但真相又是什么？吴炳湘屏住了呼吸。

里面漆黑一片，一股许久没人住的霉味随着风飘了出来。就凭这股味道，也没有人愿意来住。随着眼睛的扫视，吴炳湘发现，在正堂中，幽幽的，似乎有一个泛白的东西。吴炳湘定睛看了看，一双无神的眼睛空洞地向他看来。吴炳湘闭了下眼，再睁开时，看清了，却陡然退了一步。那是一个人的遗照，看来还是个达官贵人。想起在酒馆里朋友说的那件事，吴炳湘后背的汗毛都竖了起来，他忙把门帘放下，快步往胡同里跑去。那门帘在风中舞得更厉害了，哗啦哗啦地响。吴炳湘隐约感到，那哗啦声是那个亡灵的声音，他在说：“快走，快走。”

这条巷子好深，一路上却不见人家，或许南兵马司就是要这等“独家”的气派，却无形中使吴炳湘感到这像是一条通往鬼门关的路。吴炳湘跑得上气不接下气，腿都累酸了，还是没有望见这条巷子的尽头。吴炳湘双手扶住膝盖，偷偷地往回看了一眼。巷口的那个门帘还在空中飞舞着，一个头缓缓地探了出来，见到吴炳湘，那张脸露出了一种诡异的笑。虽然吴炳湘当时看得不是很清楚，但他却感觉得到。那张模糊的笑脸使吴炳湘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。他想回去看看那屋子里到底有没有人，但想到刚才的情况，想起车夫说这里没有人住，他还是放弃了。只当是自己眼花，闷着头，一个劲儿地往前跑，什么官员的做派、形象，在这时都不重要了。路越跑越长，吴炳湘感到了绝望。

“你是吴炳湘大人吗？”一个人突然出现在了吴炳湘的面前，吴炳湘差点撞上去，急忙收住了脚，却抵不过巨大的惯性，身体向一边倒去，浑身一软，贴在了墙上。

眼前这个人浓眉大眼，面色有些过分的白，嘴唇泛着紫，一席黑衣拖地，脚上却是干净的白色布鞋。吴炳湘发现他奇怪地把嘴闭着，两唇之间露有微微的红点，应该是舌尖的部分，似乎稍一张开嘴那舌头就会掉挂出来一样。想到这里，吴炳湘的心就怦怦乱跳了起来。

“你是谁？”吴炳湘问。

“我是这里的管家。”那人冷冷地、一字一顿地答道。

吴炳湘记得，他分明只从家里带来了夫人和小姐，还有夫人的贴身丫鬟，管家倒是有的，可不是面前这位。难道夫人她们才来半天就把老管家给辞了？这不像是夫人的作风，但又不是不可能。或许又找了一个新管家呢？屋子大了，原本那个管家也管不过来，他对北京又不熟……可那个管家从吴炳湘一出道就跟着他，吴炳湘相信夫人不会一来到这就把他辞退的。那么这个就是新管家了？



“还有多远到家？”吴炳湘气喘吁吁地问。

“这就到了。”那人一闪身，一扇暗黑色的大门出现在了吴炳湘的面前。铁门前是两座石狮，虎虎有生气，据说是可以辟邪的。既然如此，吴炳湘也不必害怕面前这个过于苍白的管家了。这个地方显然已经被政府粉刷一新，与之前看到的房子比起来，这里可谓是新世界了。吴炳湘立足注视着，同时也在尽力使自己平静下来。

一道闪电突然划亮天际，整座宅子立刻反射出白得骇人的光亮，白漆在闪电下竟然有些暗灰色。吴炳湘一惊，再回头时，发现管家已经不见了。

吴炳湘匆匆进了家门，只见夫人还在指挥着家丁来回搬着一些不用的东西。那都是前人留下的，在一些家具上还隐约看得出或多或少的斑驳的血迹。

“怎么才回来呀？”夫人看了他一眼，又继续指挥着。

“添人手了？”吴炳湘问道。

“是啊，这地方太大了。”

“王管家呢？你总不能用新人来当管家吧？”想起在门口碰见的那位管家，吴炳湘就感到生气。主人还没进门，他就不见了，一点规矩都不懂。现在屋子里忙得很，也不见他的人影。

“王管家在里面指挥着呢。快，哦，那个柜子也不要了，死过人的！”夫人忙着指挥，也没太在意吴炳湘的话。

两个家丁已是手忙脚乱，抬柜子时，柜子斜了一下。吴炳湘不愧是当巡警的，手疾眼快，一步跨上去顶起柜子的一角，柜子这才没有落在地上。同时，他发现这个柜子是上等梨木做的，觉得就这么扔了怪可惜的。

“这么好的柜子怎么能丢了昵？还是留下吧。”吴炳湘说着。夫人没有搭腔，径直出了门，叫来一个收旧家具的。吴炳湘吩咐那两个家

丁把柜子放进了自家卧室。就在这个当口儿，天际滚过一阵闷雷，倾盆大雨哗地泼了下来。院子里的几个人纷纷跑进屋子里躲雨去了。

府外虽然已粉刷一新，但屋子里却还是原来的模样。由于里面的东西被这一帮人搬得差不多了，显得空荡荡的，只有几根柱子死死地立在那里，偶尔会在闪电下突然反射出一道亮光，像是阴魂不散。

吴炳湘坐在正堂里的太师椅上，看着屋子外面的大雨，心里不太痛快。今天刚来就遇到了这么些不顺心的事。夫人和王管家在外面卖完东西回来的时候，身上都被雨淋透了。吴炳湘为自己刚才心烦得忘了打伞去接夫人而自责，忙搀着夫人往他们的新屋走去，为夫人换上干衣服。

雨一直下到晚上。由于刚搬进来，又下了一下午的雨，厨房里还没有准备柴火，吴炳湘只好吩咐下人去买饭了。

“这座宅子里闹过鬼，你知道吗？”夫人把门合上，支开了贴身丫鬟小翠后说。

屋子里点上的油灯扑扑地闪烁跳跃，长时间不用了，这些东西就是不如一直用着的好。墙上的光也是忽明忽暗的。

“别瞎说，那些都是谣传。吓唬外国红毛鬼的。”吴炳湘躺在床上打了个哈欠。这些话他这两天听了好几次，就算本来不相信，现在他也有点害怕了。干脆什么也不想，吴炳湘决定先睡一下。这床是从老家带来的，吴炳湘有个毛病，不是自己的床睡不踏实。幸亏把它带来了，否则经过今天这么一折腾，他还真的很难睡着呢。似乎任何东西都是原来的才会给人安全感。幸好，屋子里的一切都是自己家原有的，只有……

“哎，这个柜子是哪来的？”夫人突然大叫了一声，在卧室的一个角落里，一个锃亮的黑色柜子一动不动地摆在那里，阴沉得很。

吴炳湘也一下跳了起来，想了一会儿，这才想起是自己要人抬进



来的，马上赔上笑脸说：“这是我让下人抬进来的，我觉得这柜子的木材挺好的。”

“你怎么能这样贪小便宜呢？这些都是死人的东西，而且还是冤魂的，你不丢掉它们，他们会来找你的。即使不找你，他们也要用这些东西呀。”夫人紧张而厌烦地抽拉着那个柜子上的抽屉，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。抽屉与柜子摩擦的声音在昏暗的房间里格外瘆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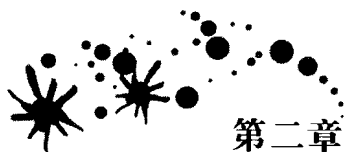
“咦，这有张照片。”夫人从中间的一个抽屉里拿出一张黑白照片，照片有四寸那么大。吴炳湘也好奇地走过来，夫人把照片反过来，看到照片背面的字，念道：“管家刘贵。”

“管家？”吴炳湘的身体一抖，他忙拿过照片，反过来，看到眼前这个人浓眉大眼，方额头，眼睛里倒是有几分神采，嘴角微微上扬，似笑非笑。看起来很是面熟。管家？这不就是他来时在门口看到的那个管家吗？

“他怎么这么像你新招来的管家？”吴炳湘警惕地问道。

“我？我今天没招什么管家啊，就叫来了四个家丁，他们帮咱们干完这几天就走。你都见过了，谁都不像照片上的这个人。这个人好像是上一户人家的管家吧，听这里的老人说这个刘管家是吊死的，舌头往外伸了好长呢，怎么你……”

吴炳湘的脑袋里嗡的一声巨响。



第二章 避 难

赵德山轻轻地从文化局的后门溜了出来，看了最后一眼他朝夕工作的地方，不免有些感伤。北京的天这时才麻麻亮，路上没什么人。赵德山知道，天一大亮，这个社会将是一片疯狂，只有黑夜才会给这些还有自由的人带来暂时的安逸。这几天晚上他都没睡好，红卫兵很快就会来文化局里闹事了，许多老的知识分子早就不干了，逃出了北京。他是一个新人，不知道那些狂人会把自己怎么样。开始他还不怕，但后来，一个个令人发指的消息传来后，他实在是坐不住了。赵德山决定今晚再来看看自己工作的地方，顺便跟它道个别，是时候给自己寻个避难的地方了。

赵德山左右看了看，确定没人发现后，顺着小道往家里跑去。这一路上，凡是有人往他这边看，他都会感到恐惧。来到路的拐角，赵德山知道到家了。就在他要转过拐角的时候，一个人突然出现在了她的面前，这个人头戴白色的帽子，头发下垂至肩，一身的白衣，手里还拿着什么东西。赵德山顿时吓出了一身的冷汗。在空气稀薄的早上，赵德山感到自己快要窒息了。

“别出声！”那个人做了个噤声的动作，赵德山这才反应过来，那